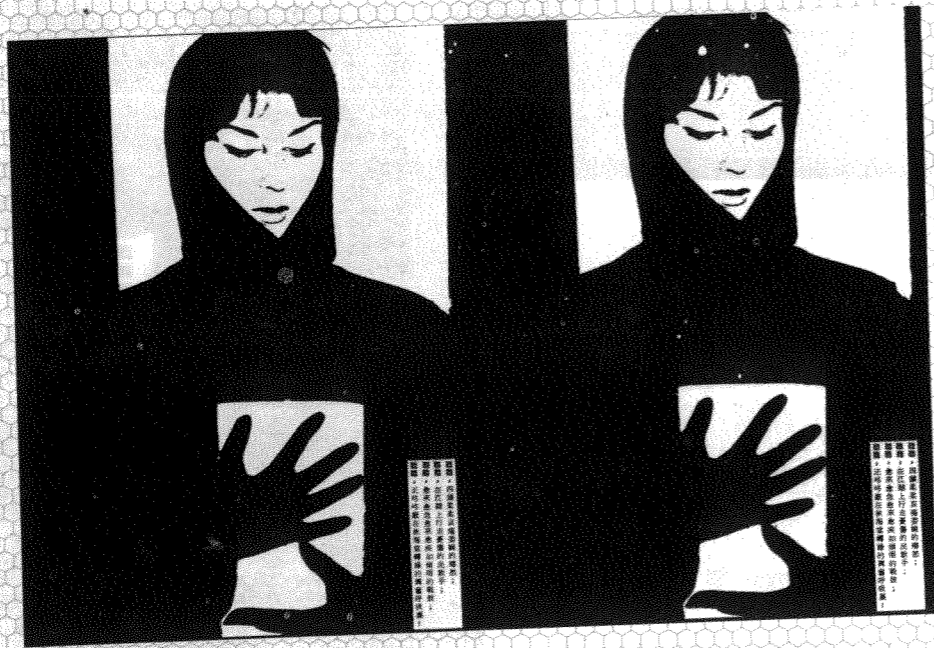


# 當時只道是年青 · 龍 ·



一下車，冷冷的雨絲直打在臉上，打得滿眼眶都是水，只覺一股熱浪湧起，心中脹得滿滿的。

× × ×

自從上星期五接到你的來信，看着看着，不自覺得，眼眶就紅了，鼻兒好酸好酸，一股衝動促使我抓起筆來寫信給你，腦中如雷轟般，不知所云的就是一直寫着寫着，只知道很想放下一切，立刻去看你。將信丟進郵筒時，不知怎麼，却只想把信從郵筒中再抽出來。漸漸地，隨着時光的流逝，激情的衝動磨滅了，漸為自己的衝動，孟浪後悔，不應莽撞的允諾你，一考完中考立刻趕車去看你，但也很為自己有此想法而懊惱，難道與朋友之間的摯愛只是有如浪潮般突發而來的一股衝動嗎？

直到現在一踏上你所在的土地上，看到你所生活的地方，立刻莫名其妙激動的流下淚來，似乎有一股暖流流過，渾身只覺好溫暖、好舒暢，才瞭解到，朋友之愛並不只是一股衝動，而是一流細細長流，雖有迂迴曲折的彎道，雖有高潮亦有低潮，但却是細水長流，源源不斷的。

× × ×

走到你教室門前，你還在上課，就站在你教室

門前等，當時，大概是近鄉情怯之情懷，腦中一片空白，時間似乎靜止了，就定在那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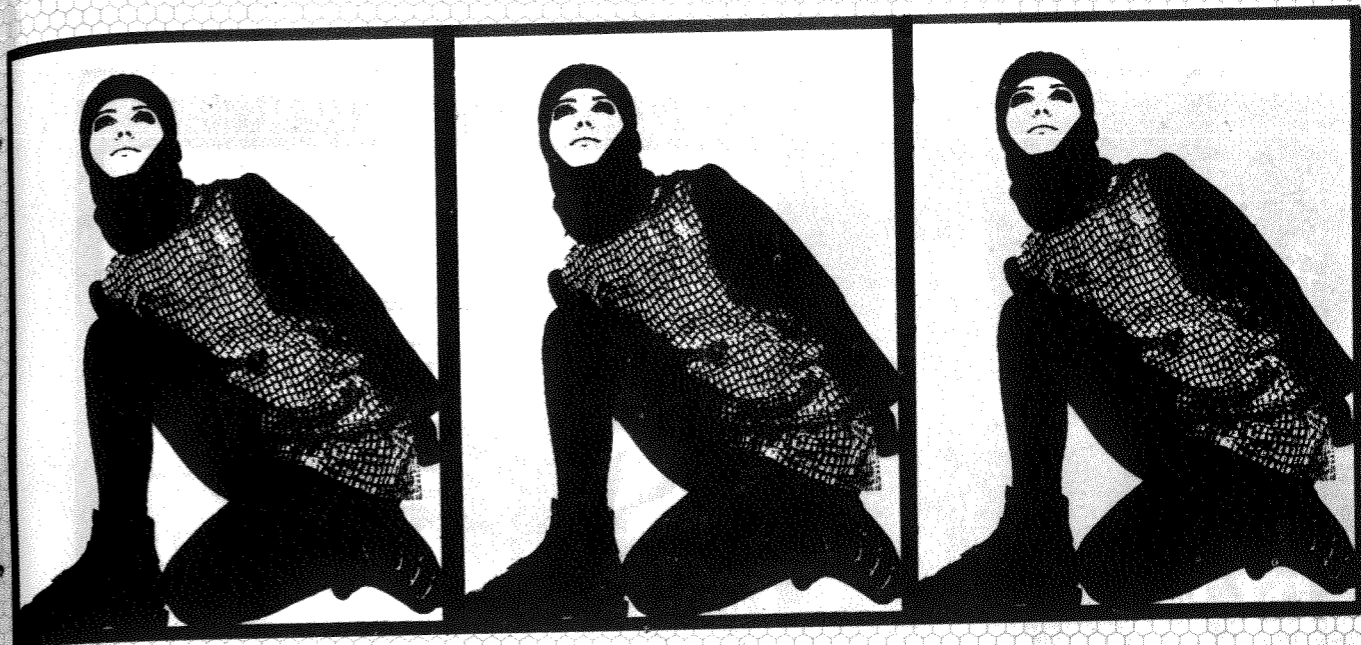
下課鈴聲響，慢慢的回過頭，看見你與同學那份熱絡勁，似乎有支針扎在心上，我不敢抬頭看你的眼睛，怕從熟悉的神韻中看到不熟悉的陌生，更怕從陌生的眼神中去尋找份失落的熟悉，只看到你一直在笑，我想我一定也在笑，兩人似乎一直在笑，我告訴你我來了，有一股生澀的疏情交織在我們之間，我真想大叫、大吼一番。

× × ×

雨還飛着，風還散着。

走向陳氏墓園的小路上，你告訴我你很難，很想回台中，回到從前的日子，你還說我可以往家裡躲，很好。很好？躲很好嗎？我從小躲到大，躲着這世界，躲着人家，躲着你，更躲着自己，我躲得好累哦。不！我不想再躲了，我一定要再一次的面對這世界，面對你，再一次的面對自己，縱使這冷酷世界會再一次的傷害我，傷得我遍體鱗傷，縱然你的陌生會扎傷我的心，我也不再躲了。

在陳氏墓園裡，我們漫談着陳氏死後之榮哀，一葉葉的山風擁着一翳翳的雨絲輕輕飛舞着，飛在我們的四周，舞進我的心裡，舞得我好冷好冷，不知是在為陳氏在偌大墓園中形單影隻顯現之孤寂而冷，還是在為我們兩人友情之疏落而冷，還是在為



冷而冷，誰知？只覺得冷，冷得喉頭緊縮，直發緊，緊得我快喘不過氣來，陽明山上飛着的風和飄灑着的雨，真如你所說的，吹灑的令人直發愁。

一整天我一直在找「你」，我找得好辛苦，但還是找不到。

是晚，跟你擠一張床，拾到了一些很久以前的熟悉，一些破碎的片段，但我還是找不到「你」，我仍然迷失在陌生中，雖然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找什麼。

× × ×

我說我想逛省立博物館。

二人一同對着名人的書畫品頭論足，讚歎憐惜，一起對櫥櫃中的古物指指點點，各抒發己論，因歷史之轉換，人世之飄搖而一同嘆息，哀傷。從這一舉手一投足的熟膩，一眨眼一嘟嘴的默契中，我突然想起劉大白先生的一首詩：

從低吟裡  
短歌飛離了她底兩唇，  
飛行到我底耳際。  
但耳際不曾休止，  
畢竟顫動了我底心弦。

從瞥見裡，  
微笑辭了她底雙頰，

飛行到我底眼底。  
但眼前不曾停留，  
畢竟閃動了我底心境。

心弦上短歌之聲底寫真，  
常常後掩耳時複奏了；  
心鏡上微笑之影底寫真，  
常常從合眼時重現了。

想到這首「心上的寫真」，我終於了解我在追尋什麼，我也知道我找到了，我找到「你」了。

在車站，我們只相視一笑，道聲再見，但我們都了解這足夠了，我們已擁有對方的摯情，我也體認到一件事，我們以後也許會因環境而相離，甚至背道而馳，但地球是圓的，我們一定會再碰頭，再次在人生軌跡上相遇，因心中這份摯情是如一條線，一條揮不壞砍不斷的無形線，只要我們緊握住線的兩端，它就會永遠存在。除非我們自動將之放棄，不然它一定會永遠存在，所以不須為一時失落對方之軌跡而沮喪，我知道一定會的。

於南下火車上